二十二史感應錄

二十二史感應錄

彭希涑輯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二十二史感應錄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彭希涑輯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原序

春秋者史家之祖也。春秋紀災異。所以著天人感應之故甚明。左氏因而傳之。凡國之廢興。人之生死。事之成敗。必先原其善惡得失之所由而究其所終極。如立竿覩影。持鏡取形。無豪髮之爽。其人也。其天也。其皆一心之自爲感應也。自周以降二千年間。史家記載。事變日出。不可殫窮。而有不變者存焉。由不變者觀之。其天人感應之故。可得而詳矣。然感應之故。有可知有不可知。善者祥。惡者殃。此其可知者也。善者不必祥。惡者不必殃。此其不可知者也。夫使天之與人。判然其相格也。冥然其不相關也。是則古來感應之故。類不足憑。乃其可知者。固已章章矣。即其可知者而推之。天之與人。誠若是其相關。而未始相格也。必無有明於此而闇於彼者也。必無有通於此而窒於彼者也。然而善者不必祥。必其善有未至也。不然。彼其祥有不可見者矣。惡者不必殃。必其殃有未熟也。不然。彼其殃有不可見者矣。夫不可見。則不可知矣。然而未始不可知。吾於其可知者知之。其可知者其不變者也。太上感應篇出於道藏。其書導人以修身立命之學。其旨足與春秋左氏相發。後之注者多雜引稗官小說。不足徵信於世。兄子希涑閱二十二史。取其事應之顯著者彙而錄之。分爲二卷。將刊板以行。使人知天人感應之故。不以古今而異其豪髮。其於君子修身立命之學。當有助焉。易大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君子之爲善也。未始謂爲善也。有去惡而已矣。去惡即善也。善之所由以積也。小人之爲惡也。未始謂爲惡也。有自

以爲善而已矣自以爲善卽惡也惡之所由以積也是故君子日虛小人日滿虛者集祥滿者集殃其天也其人也其皆一心之自爲感應而已矣而何不可知之有讀是書者誠能反躬自鑑決去其惡勉進於善日積而不已求自盡於其心焉吾知天必有以應之矣乾隆四十六年孟夏之月長洲彭紹升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

自序

自有載籍以來。勸懲之書多矣。其言感應之故詳矣。大要在使人止惡而進善。欲使人止惡而進善。必先有以起人之信心。信與不信。善惡之所自萌也。太上感應篇。載善惡條類甚詳。其旨通於六經。而其公案具在二十二史。後之爲註釋者。多採取稗官說部。里巷傳聞。以爲之證。使童騃婦豎見其書。聆其說。莫不形惕心惴。其爲功於世教非淺。而當世士君子反有以文不雅馴。菲薄不屑視者。始以其事爲不足信。繼且以其理爲不足信。豈太上煌煌垂訓。可以勸愚衆。而不足以規學者哉。夫輕薄佻浮之子。倜規越矩者。勿論矣。卽其間有志進修者。傷德喪名之行。自問無之。而或勉其暫不能愼其常。矜於衆不能慊於獨。然則善何由而純。惡何由而盡。苟非取古昔記載。切於勸懲者。置之左右。反覆尋覽。曉然洞悉於感應之所由。不以初終隱顯而或二。又烏能奉身寡過而俯仰無愧怍也哉。希溥幼承家學。頗知向往。稍長。閱歷世故。益有契于感應之理。爰以讀史餘閒。擇其善惡事蹟。果報最著者。得一百八十餘條。編爲二卷。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二十二史。無一事而非感應之證也。茲之所載。二十二史之一隅也。伊古及今。普天匝地。無一事而非感應之證也。二十二史。又古今感應之一隅也。推之而稗官說部。里巷傳聞。苟由此而反之。其理明。其事確。又何不可信之有。吾願讀是書者。決志進修。爲善去惡。如火之然。如泉之達。是書所錄之善。吾得取之以爲善。所錄之惡。吾得反觀內鏡。務使根株之胥絕焉。然則太上垂訓之旨。其

不在斯乎。彭希涑序。

凡例

一史書所載善者祥惡者殃其事不勝錄也茲取天人感應之神異顯著者凡降祥降殃確知爲某善某惡之報則錄之

一事有暗相關照而其故不甚明著者如李斯譖韓非下獄非欲自陳不得後李斯爲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此類甚多若欲繁引殫書轉屬有心牽合且挂漏反多概不載入

一如史記所載而復見漢書則不重錄從其較詳者錄之

一所載禍福報應祇錄其與本事有關者其終身名壽子孫不盡載或所作善惡之報必合終身名壽子孫而後見者則仍書

一是書原爲士大夫修省之助至本紀所載皆不錄入若春秋列國諸侯位非至尊分有相匹仍錄之

一書一事而義可觸類貫通或其事互見於他書中者附書於後庶理完而文備云

一採輯既就別作緒論數條判決疑義綜論得失以就正於尚論之君子焉

緒論

史書體例不志怪神。然有可以明人事之得失者。雖涉靈異不以爲病。如史記載秦繆公死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且謂帝與言晉國休咎甚悉。命書而藏之。皆驗。又趙簡子疾不知人。既寤。語大夫曰。我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亦謂帝與言晉國事亦皆驗。其事兩見於趙世家扁鵲傳。使人知天人相與之故。則知所以事天。故不厭詳也。若晉書載劉聰爲遮須夷國主。隋書載韓擒虎爲閻羅王。義無可取。乃爲體例之病矣。

司馬子長於天人之理甚明。其論韓氏之昌。以爲存趙氏之陰德。表其微也。蒙恬之誅也。自謂絕地脈之咎。而子長以阿意興工。不惜民力。爲恬罪。舉其大也。其必有當矣。

後漢書史弼傳論曰。語云。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史弼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斯亦未可論也。按弼爲平原相時。詔舉鉤黨郡國所奏連及者多至數百。弼獨無所上。濟活者衆。弼後爲河東太守。爲侯覽所誣。下獄。詔論棄市。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冤。委曲營救。以免弼罪。復起官。以壽終。方弼被逮時。其去死也近矣。卒賴平原人以免。豈非活人之報耶。由是推之。爲善而福不至。必陰消其無形之禍也。其稟諸命者本薄也。爲惡而禍不至。必陰消其當得之福也。其稟諸命者本厚也。迨善惡之積既久。而命酒退處無權。則人定勝天也。

後漢書袁安拜楚郡太守時治楚王英獄英辭所連及者數十人吏按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理其無明驗者出之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鞫人安後位至司空子孫貴盛史氏論曰袁安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愚按安之不鞫人於臧罪非得其臧狀而故縱之也蓋推其居心仁恕不欲入人於重罪耳宋史韓億見諸路有擯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史氏因以爲其後必大合而觀之皆所以覘人心術之微也

後漢書范滂被黨禍將誅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夫桓靈之間黨禍蔓延殘賊士類蓋亦氣數之厄然而匹夫橫議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固有取禍之道矣若范滂者清心自好克有令名然疾惡過甚爲郡功曹致中人以下莫不歸怨卒以此得罪太剛必折物理之常尙不自反而慷慨仰天語多怨尤惜不奉教於郭林宗袁夏甫諸君子也

宋書劉湛被收入獄亦謂其弟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初爲殷景仁推引共參政事乃以景仁位居已前反相傾搆又附宗室義康無人臣之禮卒以伏誅宜矣若其他小節卽如生女輒殺爲士流所怪何者可自附於善邪小人之爲惡終其身不自知其惡也吁可畏已

南齊書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刃欲相報朓不敢相見及朓以他罪將見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爲人臣知敬則反狀面具以告義也與訐發人陰私以爲己利者不同豈其以是獲罪於天哉

或以梁武崇信佛法。卒遭侯景之禍。疑報應之理不足憑。不知梁武弒齊主東昏侯及和帝。以取其位。侯景之禍。固其報復也。朝野僉載謂東昏侯死之日。侯景生焉。時人以景爲東昏侯後身。其說殆信。唐長孫無忌、褚遂良、皆以直諫獲罪。人皆哀之。然無忌、遂良、與江夏王道宗不協。遂誣奏道宗罪。配流象州。病卒。無忌又陷吳王恪誅之。遂良又誣劉洎罪。賜自盡。而無忌、遂良、卒皆不得其死。舊唐書以爲天網不漏。豈不信然。攷劉肅唐世說。亦謂遂良之敗。由陷洎之報。又載無忌之害吳王恪也。恪臨刑罵曰。無忌竊弄威權。搆害良善。若宗社有靈。當見其族滅。不久竟如其言。與史論可互證云。

爲將以嗜殺受陰禍。是錄中所載多矣。其理更有見於史書論贊中者。宋史王韶、章惇、皆用兵有功。韶子棨、能致天神。帝試之無驗。棨市鬻子經。或誣以私鑄錢。配沙門島。論曰。佳兵好還。道家所禁。棨以左道殺。經以鑄錢陷。非其驗歟。明史徐達、常遇春、俱爲太祖將。遇春下城邑。不能無誅僇。達所至不擾。達後贈中山王。子孫世其爵。遇春年四十暴疾卒。追封開平王。子茂襲爵。未久以事安置龍州。贅曰。中山賞延後裔。世叨榮寵。而開平天不假年。子孫亦復衰替。貴匹勳齊。而食報或爽。何也。太祖嘗語諸將曰。爲將不妄殺人。豈惟國家之利。爾子孫實受其福。信哉。可爲爲將帥者鑒矣。

余觀古名臣事業。凡拯亂救荒。以及河渠工築。動活數十萬人。未嘗不歎仁人之利之溥也。雖然。尤願人反求諸心。即所能盡者而自盡焉。如史稱宋曹彬總戎專征。秋豪無所犯。而其平居於百蟲之蟄。亦不忍傷。使彬不爲將。而抱此不忍傷一物之心。與下江南不殺一人之心。無盈絀無廣狹也。然則一介之士。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

不可自盡其心乎。賈子稱孫叔敖埋蛇。而母知其陰德。撫言稱裴度還帶。而神貌頓改。彼其所以動天者。亦一念之力耳。豈必有憑藉而後得行其志哉。

或謂伊古忠臣孝子。多身際蹇屯。流離患難。不必盡有風雷之感。呵護之靈。而身犯不韙者。或竟坐享福澤終其身。何也。曰天之嚮福也有五。壽、富、康甯、考終命。此四者。其事無過一身之樂。而其時不越百年之間。若天所以福聖賢。而不與庸衆共之者。則攸好德而已。夫純臣孝子。處辛苦難堪之境。而甘之如飴者。豈有他哉。彼將以成仁而取義也。仁義者。天地之心。而人之所以爲人也。彼體天地之心。以求盡人之所以爲人。浩然之氣。塞於兩間。流萬古而不息。而天顧以憐庸庸者憐之。豈因材而篤之道乎。若夫罔之生也幸而免。免矣仍未始免也。宴然食息運動。而其有生之理已盡而無餘。則一行尸而已矣。其與身受誅殛夷滅者。何以異哉。

世俗神滅之說。昔人辨之甚詳。然不若證以實事。尤爲較著。如漢書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斂棺。積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其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以聞。後漢書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女子李娥物故。瘞於城外。已十四日。有聞其冢中有聲者。發出遂活。註中言娥見冥中事甚悉。晉書干寶父亡。母生推婢于墓中。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家中吉凶輒語之。地中亦不覺爲惡。又寶兄常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遼史。孩里從上獵墮馬。憤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

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持牘者曰誤執汝示之牘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擠之大壑而寤上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明史洪武二十四年河南龍門民婦司牡丹死三年借袁馬頭之屍復生此皆死而再生見冥中事者也北史魏臨漳令李庶亡後其妻元氏更適趙起夢庶謂曰吾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旦當生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東南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夢亦符遂持錢帛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魏書宋穎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鄧氏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流涕崇亦旋卒南史齊宗室鏗死後有陶宏景與鏗舊識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故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宏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覺後訪之果與夢符舊唐書崔咸父鋭爲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鋭館之于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與君爲子因指口下黑子以爲志咸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卽盧老也父卽以盧老字之宋史王氏婦梁歸夫家數月會元兵至婦謂夫曰吾不受汙必死若後娶當告我頃被掠不辱而死夫後以無嗣謀更娶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此皆死此而生彼者也北史夏侯夬亡後三日其交好相率至夬靈前時日晚天陰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但無語耳夬從兄欣宗忽作夬語如平生發家人陰私竊盜皆有次緒明史毛吉官廣東僉事戰死方出軍時賫千金犒委驛丞余文司出入已用十之三既死文憫其貧以所餘金授吉僕使治喪是夜僕婦忽坐中堂作吉語曰謝夏憲長來舉家

大驚。走告按察使夏壎壎至起揖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今余文以所餘官銀。付吉家。吉負垢地下矣。願亟還官。毋累我。言畢仆地。頃之始甦。此皆死而與生人接語者也。他如是錄中所載。幽明感應事甚多。彼執死而神滅之說者。豈往古記載皆虛矯不足信乎。抑別有說以解此乎。蓋亦弗思爾已。

或謂生命脩短。謂有鬼神掌之。如增算奪紀之說。有可徵乎。曰。博物志謂泰山主召人魂魄。司生命之長短。證諸於史。後漢書許峻傳。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魂神歸赤山。如中國人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輅謂其弟辰曰。但歸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其說可信矣。又宋書謝宏微之卒也。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云受遣殺宏微。宏微疾增劇。輒豫告文宣。宏微既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則勾召魂魄者。又實有之矣。

列史五行志。有人變異形者。後漢書靈帝時。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晉書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黿。宋史衡湘間人有化爲虎者。夫心形之主也。人之異於禽獸者。在心不在形。孟子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可以得輪迴之理矣。

二十二史感應錄卷上

蘇州彭希涑蘭臺輯

史記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宋世家

魯桓公如齊齊襄公使力士彭生拉殺魯桓公而殺彭生以謝魯十二年襄公獵沛邱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公孫無知等聞公傷乃作亂齊世家

狐突之下國遇太子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之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惠公六年秦伐晉合戰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世家

衞鞅好刑名執秦政封於商定變法之令民有言令不便者或有言令便者盡遷於邊城公子虔犯約劓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

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不受。內之秦。秦人車裂以徇。商君傳。

秦將武安君白起。累戰有功。其後秦王使武安君攻邯鄲。武安君稱病不行。秦王怒。賜之劍。令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傳。

按夷堅志載江南民陳氏女。年十七。素不知書。得病臨絕。忽語人曰。我秦將軍白起也。爲生時殺人七八十萬。在地獄受無量苦。近始得復人身。然只世世作女人。壽不許過二十歲。今日之死。亦命也夫。言畢而歿。然則史書所載。特其現生較著者耳。

陳涉反。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翦傳。

呂氏妬戚夫人有寵。遂酖其子趙王如意。而殺戚夫人。後呂后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呂后遂病掖傷。未幾崩。呂后本紀。

陳丞相平佐高祖定天下。多出奇計。封曲逆侯。嘗曰。吾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嗣何、坐罪國除。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然終不得。陳丞相世家。

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俱漢外戚。時灌夫亦倚魏其而列封侯。及魏其罷政。武安爲丞相。使人請魏其

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甯可以勢奪乎。時灌夫聞。怒罵使者。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武安取燕王女爲夫人。詔召列侯宗室往賀。武安勑灌夫罵坐不敬。誅灌夫族。魏其銳身爲救。亦棄市。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魏其武安傳。

李廣爲漢將。善騎射。號曰飛將軍。然不得爵邑。嘗謂望氣王朔曰。諸將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侯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乎。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後以出征失道自殺。孫陵又以降敵族誅。李將軍傳。

王溫舒。好殺伐。爲廣平都尉。捕豪猾。連坐千餘家。大者至族。小者論死。其治中尉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其爪牙吏虎而冠。後人告溫舒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婿家。以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楊僕傳。

漢書

霍光爲大將軍。威震海內。光妻顯。私使乳醫行毒藥。弒許后。及光子禹嗣博陸侯。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子樂館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遂謀逆事發。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霍光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